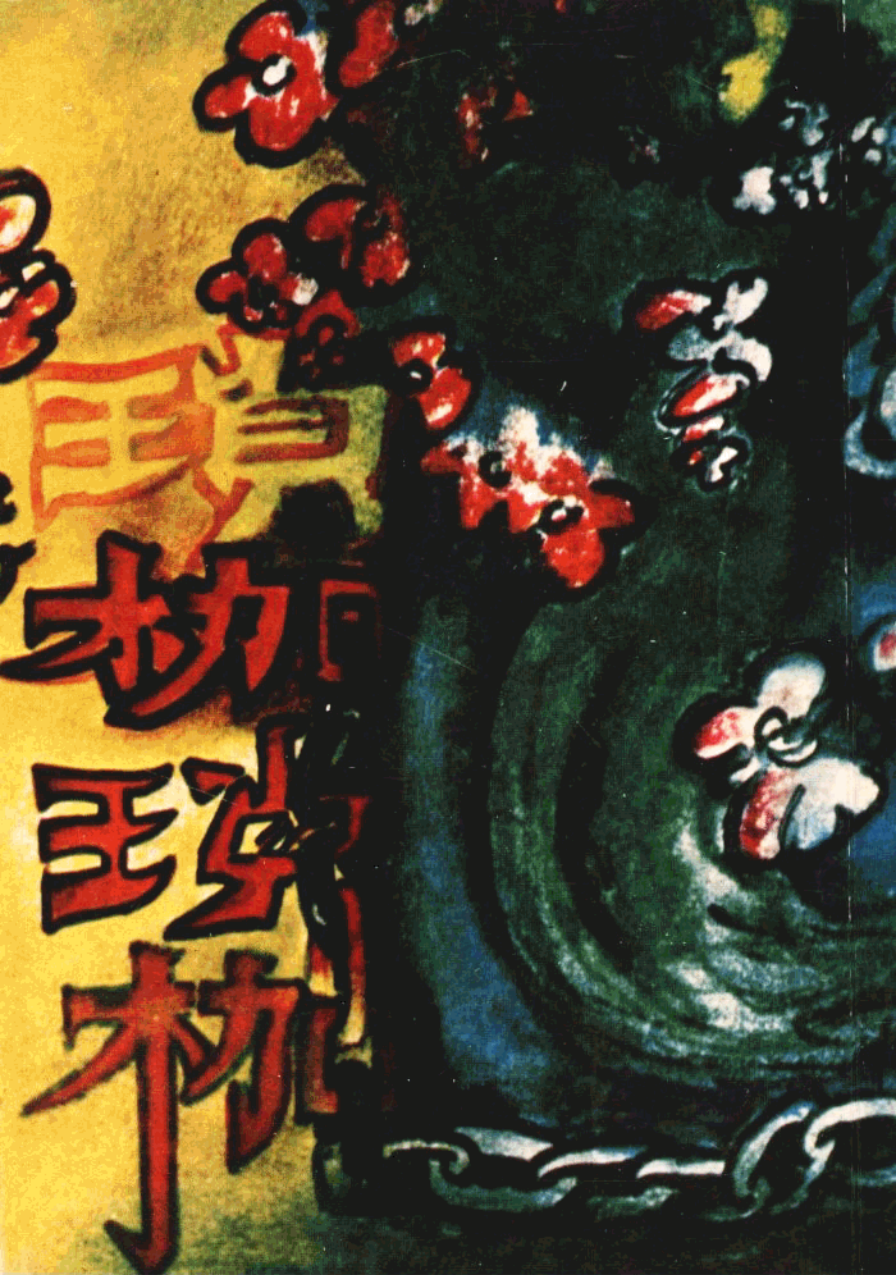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序

黃國仁（韋陀）

我雖然拜讀過叟聞兄的文章，但卻不是文學作品。當他把「枷鎖」送到我的面前叫我作序時，委實是大出意外。

我仔細的翻閱叟聞兄的這本小說，曾使我想起了文學上的浪漫主義。因為作者思想清新，態度坦誠，而且文筆清麗，描述活潑，與浪漫主義文學，並無二致。而其神韻，在叟聞兄的「枷鎖」裏，也可依稀得之。

不過，要說叟聞兄完全運用了文學上浪漫主義的手法，那又並不盡然。許多地方，有自然主義的手法，寫實主義的手法，佛洛伊特主義的手法，更有的是運用了現代意識流的手法。

記得我在創辦「文藝」月刊時，有一次邀約老作家王平陵教授寫一篇有關文藝思潮的文字，後來他很快的便寫了「論文藝上的綜合主義」發表出來。他在篇末這樣寫道：我現在籲請作家們必須保留各派的優點，修正各派的缺點！老實說，像古典派的嚴格，浪漫派的生動，寫實派的求真，自然主義的深度，象徵主義的神韻……都是不可磨滅的優點。前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，我們應該集納這些優點於作品中，臻於真善美的最高境界。現在讀了叟聞兄的「枷鎖」，使我對王平陵教授的意見，更是深表贊同。

叟聞兄寫小說，還在嘗試階段。他既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，在這基督教文學開始萌芽之時，也是稿多工少的今日，希望他在不久的將來，有更好的關於闡揚真理的作品，呈獻於世人之前。

一九七二年十月廿六日

目錄

一、往事不堪回首·····	三
二、天有不測之風雲·····	八
三、心有靈犀一點通·····	一三
四、易尋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·····	一九
五、八年離亂之開始·····	二三
六、魂斷曲江·····	二八
七、金城江之奇遇·····	四二
八、矛盾的人生·····	五〇
九、無意闖情關·····	五六
十、感情受了欺騙·····	六七
十一、女人是可怕的動物·····	七五
十二、一個難忘的晚上·····	八四
十三、重逢·····	八九
十四、粉紅色的陷阱·····	一〇三
十五、套上恐怖的枷鎖·····	一一九

十六、與虎謀皮·····	一三三
十七、黎明前之黑暗·····	一四一
十八、愛神與死神·····	一四九
十九、每逢佳節倍思親·····	一五七
二十、再生之德·····	一六六
廿一、門庭依舊·····	一七六

枷鎖

一 往事不堪回首

「余先生，我知道你的困難，但是我們各同事都和你的環境不分上下，真是愛莫能助了。我想只有一個人或許可以……」

余恩急著說：「鍾小姐，請你告訴我，他是誰呢？我已經是頻臨絕境了。」

鍾蘊華指着窗外的一個人……

他是一個奇人，不愛說話，有些孤僻。衣着簡樸，但為人豪爽。當他要幫助他人之時，他很像非常富有，絕對不是一個窮教員所能辦得到的。從來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身世。他只是一個人生活。一個中年人，沒有家室，沒有親人，沒有多少朋友。

校長很敬重他，但從沒有談及他的底細。

他常常一個人在園中散步，或許跑到山上，又有時到海邊，很像冥想着一些往事，但他並不憔悴，也不抑鬱。

他是一個彬彬有禮的君子，對人和藹，但不能說得上可親，因為他不愛說話，也不願別人問他的身世。

全校只有鍾蘊華能與他談得來。她最關懷他。但她也不敢冒昧的追問他的身世。因為有一次她很

婉轉的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便立即轉移話題說到別些地方去了。她試過好幾次都是如此，所以她心中知道可能這些是他一段悲痛的往事。她是不願意去撕傷他已愈的疤。

「鍾小姐，你可以爲我說項嗎？因爲我知道他必定答應你的，只要你肯。」

不錯，每次同事中有困難，或是鍾蘊華的朋友需要幫助的時候，只要她向他說項，沒有一次不成功的，而且他從來不追問原由，也不追討債項，更不用說要納息了。

所以他雖然孤僻成性，但沒有一個人不敬重他。

余先生今次也因此而安然渡過一個難關。

但在另外一個人的心中又加上多一次的感激與困惑，鍾蘊華對他更關懷，更憐惜，而且心中的疑團更深，究竟他是一個怎樣的人，她是更決心去了解他的現在與往事。

芳心不免又起了爭鬥，爲什麼要揭開別人不願意揭開的秘密，爲什麼不能壓制自己的好奇心？爲什麼不讓他平平靜靜的過他自己的日子。

但她由敬佩而起了憐惜的心。或許愛苗已經滋長。她極力爲自己否定了這個推想，她想到這裏不免也覺得芳心如鹿撞，面也熱了起來。她照一照面對着的鏡子，竟然看到自己連耳根都紅得可以。

鍾蘊華初來的時候，什麼也不懂，在這處窮鄉僻壤的村落，一個人都不認識。全靠司徒文從中協助，才得順理成章的當這個教員的職位。她也是一個孤單的人，自少便沒有父母，在孤兒院長大，她愛小孩子，因此她是決意終身奉獻於教育事業。經過多年的奮鬥與掙扎，也算有一些成就。但在社會中做事顯得生疏與陌生。

司徒文是看得到的，他雖然外表孤僻冷清，但是內心充滿了同情與仁愛，特別這個嬌小美麗，溫

文、嫵淑的小姐，是如此孤單與無助。她的如秋水的大眼睛常常很像以一種憐惜的愛情，又好像無告似的望着他。他如止水的心輕輕地起了一陣的漣漪。但很快的便平靜了。

他是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去控制自己的感情，這些特殊的力量是經過了火的洗禮，所以輕易不會令他動情的了。他單調的生活是很有規則。不是散步，就是看書。別人看到覺得他很孤寂，但他自己卻是滿足現實的生活。

這一晚司徒文正在窗前欣賞天空掛着皎潔的明月，煮了一壺上好的咖啡，怡然自得，很像想到遙遠的地方，又好像什麼都沒有想，一陣輕輕的叩門聲，驚破了他幽靜的情緒。

「鍾小姐，是妳，真是想不到。」

「有擾你的清興，我可進來嗎？」

「請進來，鍾小姐，寒舍太簡陋了。請不要見怪。」

「唔，咖啡真香，我可以分享一杯嗎？」

「很少小姐喜歡咖啡的，鍾小姐可說是例外了。」

「爲什麼司徒先生會這樣肯定呢？」

「沒有什麼緣故，只是隨便說說吧了。」

鍾蘊華是第一次過訪，她週圍看看。真是室雅何需大。各處都纖塵不染，一几一桌都整潔大方而有詩意。

書桌旁有一個很大的書架，架上有非常多的書籍而間以一些精巧的小玩意。

鍾蘊華看着這許多文藝書卷，簡直看得呆了。學校中的圖書館恐怕也沒有那麼多，那麼齊全。她

正伸手取出一本厚厚的洋訂裝本子。

「對不住，鍾小姐。」

鍾蘊華嚇了一跳，急忙轉身，圓大的眼睛望着司徒文呆了一陣。

司徒文正把書放回原處，很禮貌的道嫌說：

「對不住，鍾小姐，這不是什麼文藝著作，而是——」

「是一本日記嗎？」聰明的鍾蘊華一定神後便作了這一個猜想。她看看司徒文，並找不出有絲毫的愠意，只是像有一層烟幕蓋着他長了鬍子的面孔。

過了一陣冷冷的靜默——

「鍾小姐，請坐，喝一杯咖啡，你有事找我嗎。」

「我只是來感謝你仗義行俠，大力的幫助我們在困苦中的同事。」

「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，何必介意。」

「我要來的原因是每一次都是由我向你轉達，而每一次你都不假思索便允許一切的請求，你會覺得我是多管閒事的人嗎？」

「助人為快樂之本，鍾小姐既喜歡幫助別人，我還能不盡力嗎？」

「但你從來不問原因，不論多少，這……」

「錢財是身外物，何足掛齒呢？」

「是的，我也作如是想，不過像我這樣的身世是沒有資格說這些話了。」

「鍾小姐，請不要太謙虛，你擁有的美德比財富好不知多少倍，我曾見過……」

「司徒先生，你會見過什麼呢？」

「噢！沒有什麼，我只是說……我未遇過像你這樣喜歡幫助人的小姐而已。」

鍾蘊華見他欲言又止，心中明白他不想挑起以往的事情。所以也不便追問下去。她實在很想了解他多一些。但如何去了解這個海一般深沉的奇人呢？

她自己浸淫在冥想中，而司徒文也在沉思。無可否認鍾蘊華在他心中是有多少份量的，她美麗如一朶百合花，清麗脫俗，沒有一絲浮滑、輕挑。她樸素但非常雅潔，身段美妙，舉止嫺淑、端莊，雖是女流，但有俠骨柔腸，常喜歡挺身而起。幫助在困苦中的人。像這樣的小姐他真實真實的未遇過。想起她——那個女魔星，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——

「司徒先生……司徒先生……」

司徒文從遙遠的夢境中霍然醒覺過來，幾乎失態。

「噢！鍾小姐，什麼事呢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我叫了你兩三聲：我以爲你睡着了。今晚真不該來打擾你。阻礙了你休息的時間。我想走了，時間不早呢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沒有一點睡意，只是不知不覺想起……」

「我是明白的，我並沒有怪你。只是等你覺得我是你的朋友的時候才說吧。我並沒有存心去發掘你的往事。請原諒我的坦白。」

「鍾小姐，你太仁慈了。你……噢！有空來坐坐，我是無任歡迎的，現在我可以送你回去嗎？」司徒文在回程中想着又想着。世間上果真有文學家手中所描寫美好的女郎嗎？男女之間會有真實

的感情而絲毫沒有利害關係？他渴望能在現實中推翻了他心中對女人的反感，但他似乎很肯定的說在現實中是會令他失望的。無論女人對自己怎樣好，那只是一個夢，到了現實便完全相反了。因為在現實中女人只看到利與害之關係，沒有情感，也沒有愛。他又想到遙遠的地方。想到以前。以前的事令他太傷心，太失望。這些就是強大的力量幫助他抑壓內心的感情外瀉。這個力量也能平定了鍾蘊華在他心中所興起的漣漪。所以他只有不再想了。再想下去只有令他煩躁不安。他實在很滿意現在單調的生活。教育下一代，自己無牽無掛，我行我素。是樂在其中。

司徒文至此，也覺得非常輕鬆，愉快。回到家中也能安睡至天明。

二 天有不測之風雲

這一天正在上課的時候，校長緊急召集了所有教職員開會，在教員室中校長已經等在那裏，他像火鍋上的螞蟻，踱來踱去。等着每一個人齊集了，然後說：

「颱風快來襲港，而且風勢很強而時速很快，來得很急，所以現在立刻幫助學生疏散回家。小的學生最好是由師長們帶領着回家。校方由各工友及職員幫忙設防禦工事。現在就去，事不宜遲。」外面風勢已經加強，虎虎的風聲，預告着大災難的來臨，沙塵懸空捲起，樹葉，紙片滿天飛舞，打碎玻璃之聲，夾雜了腳步凌亂之聲，令人心驚胆跳，黑雲越聚越多，很像天快要塌下來，雨勢也漸漸加大了。

在風雨交加中，鍾蘊華帶着十數個小學生跑着，跑着，風勢越來越厲害，她與孩子們站也站不

穩，孩子們驚惶失措，有些大喊大叫，正在危急中，有一個人飛跑過來，兩手一挾便是兩個孩子，隨後大叫一聲：「快跟着我來。一個一個的緊攬着腰。不要放鬆。」

幾經艱辛才將一個一個孩子送回家去。然後他們兩個人冒着風雨在回程中。

不幸鍾蘊華跑得上氣接不到下氣，一不留神摔了一交，扭傷了足踝，痛得差不多昏了過去。她實在跑不動了，司徒文一把抱起她，也不理怎樣，飛奔着把她送回去學校宿舍，放在自己床上吩咐了女同事們爲她料理，便獨自回去了。

誰知他家中未有防禦設備，大門、窗等通通破了，家內一片凌亂，水可及膝，剛一進去便給一條木迎頭擊下，他便昏了過去。幸得他倚牆跌下，才不致被淹死，但已是不省人事了。

是在一間醫院的病床上，司徒文仍然昏迷着。發着高燒。這已經是三天了。

鍾蘊華在床邊陪伴着他。她眼睛紅腫，淚珠流個不絕，她默默的向上天禱告。

醫生告訴她，司徒文腦部受震，而且肺發炎，是十二分危險。若能度過今天，便可能安然無事，不然的話，恐怕藥石無靈了。

鍾蘊華手中緊緊的握着一本厚厚的書，但她不敢揭開它。只是很珍重的保存着它而已。

颱風過後的日子，鍾蘊華的足踝不大痛了，所以她急着天剛亮的時候便跑着去看看司徒文，順便去感謝他昨天的幫忙，不然她實在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到了門外不遠的時候，她已經嚇得呆了。望到小屋受到災劫後淒涼的境況，七零八亂。門戶敞開着，窗也破碎不堪，受到微風的影響，也發出了單調的「拍拍」聲。室內什麼都破壞了，書架也倒翻了。

她呆過一陣後，急足的跑了進去，大聲的呼叫着：「司徒先生，司徒先生……」

但是很久也沒有回聲，她更驚慌了，稍爲定神了一陣子，忽然聽到她站着的背後有一些微弱的呻吟聲，她猛烈轉過身來，便發覺到司徒文仍昏迷的躺在牆邊。她按按他的額上。嘩！好燙呀！

她瘋狂的跑到門外一邊跑一邊叫喊：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救命呀！」

因爲天剛亮，街上簡直沒有行人，她不知不覺已經跑到學校，找着人便喊救命。一陣子把全校的人驚動了。她上氣不接下氣的喘着說：「救！救！命……司徒……先生……昏倒……在他……家中……」

同事聽到了便一窩蜂的擁着出到門外便跑。到了他家中便七手八腳的抬起他，用了一張床板抬他到了附近之醫院。

鍾蘊華在他家中看到已經有人去搶救他的時候，精神稍爲安定了一下，在人們忙亂的時候，她環顧週圍：看到她所寶貴的書籍都全糟塌了，不禁嘆了一口氣，忽然她一眼看到那本厚厚的洋訂裝，跌在書堆上，她急忙把它檢起，略略一看，還好，它並沒有損壞，她便擁在懷中跟着人們送到醫院了。

經過一番的檢驗與搶救，他也安然昏睡下來，但卻要與死神開始搏鬥了。

他度過了三天的昏沉，體溫升至一百零四度。他平常體格強健，雖然已是三十多歲的人，但因爲生活正常。抵抗力甚是旺盛，不然他是九死一生的了。

他總算度過了危險期。

他開始慢慢地張眼了。他很是疲倦。他的口動了一動慢慢地說：「水，請給我點水。」

鍾蘊華淚眼看着他，雖然在悲痛中，但看到他張開了眼，而且曉得喚着要水，必然是開始進入痊癒的階段了。她樂得幾乎要叫了起來。但她結果壓抑着心中的歡悅，急忙找到了藥杯倒了些溫水與葡萄糖，送到他的嘴邊。

他喝着水，精神爲之一振，他的眼再次張開，而且開始注意到週圍的環境了。他模糊糊地看到了一個人影，在床邊那個人的手握着他的軟弱而燙熱的手。他開始感覺到握着他的手是那麼溫柔，那麼可愛。他想說什麼，但因為仍在半昏迷狀態，結果一下子又沉睡着了。

在睡夢中，他夢囈的叫着：「……，不要……離開我，我……求求……你……」
過了一陣！他大叫着：「你這個魔鬼，吸……血的魔鬼。……我雖……放過你……但你……會享受……得很久嗎——」

「雲英……我……沒有……錢……但你以……前……對我的……諾言……去……吧……」

「錢……拼命去……找。但是……又不是……成空……」

再過了一星期的掙扎，他的熱度退去了。雖然疲乏，虛弱得很，但已經能坐起，能吃，而且竟然能由護士協助坐到窗前的安樂椅上休息了。

一陣叩門聲後跟着一個美麗的少女，持着一束鮮艷的玫瑰笑盈盈的進來。她顯得清瘦了，更有些微的憔悴，但因為喜悅之原故，也不太顯出怎樣。

她坐在床邊，微微的笑着道：「司徒先生，你今天精神真好，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慶幸你能復原得那麼迅速。」

「我真感謝你們的關懷，特別是……鍾小姐。護士告訴我，你悉心的護理我——而且——我不知

怎樣報答你救命之恩。」

「司徒先生，你還說要報答我，若不是你奮身不顧的去幫助我，你不至受到今次的險死還生的災難，在我發覺你昏倒在瓦礫中，我是永遠不能饒恕我自己的，因為我猜疑你逃不出這個死蔭的幽谷的了。幸得上天有靈，保護你安然度過。我的心才安了一點呢！」

「我的病只是自己的大意，實在與你無關的，請千萬不要自責，不然的話，我的心何以安呢？」

「不要多說了，只要你平安無恙，便好了。」鍾蘊華在几上拿了一包東西，交還給他道：「司徒先生，我在你家中看到什麼東西都破壞了，只是檢到這一本書，我想你對它甚為珍貴，所以我一直為你保存着，現在你好了，是應當物歸原主的了。」

司徒文把它拆開一看，呆了，然後定睛的看着鍾蘊華，欲言又止的，鍾蘊華心中明白，不慌不忙的說：「司徒先生，請你不要誤會，我未得主人的許可，我是不會偷看它的內容的，請你相信我。」

「蘊華，你太好了，我相信你」司徒文不知不覺的叫了她的名字。鍾蘊華也覺得有些突然，後又感覺到自己面上熱了起來，急忙粉臉低垂。不敢正視面前那個她所敬佩的男子。她的心如鹿撞，她思慕了他很久，但他永遠都是與她有相當的距離，他很像築了一堵牆圍着自己，不讓任何人衝破這度藩籬，而且她無法與他接近，亦無從去了解他海一般深的性格。她深知他有不欲告人之往事。在他病中的囑語是够證明他有一段悲傷的經歷，她憐惜，關懷，體貼，愛護，是愛嗎？她沉默的想着。

司徒文也覺得自己衝口而出，他有些後悔，他以前曾向自己發誓，永遠不再談男女關係，不再讓自己踏入情網，讓理智長管着自己的情感，永遠藏在心內的最深處。現在理智在警告他，所以他靜靜的說：

「鍾小姐，對不起，我無意冒犯了你，請你原諒我的魯莽，我不該直叫你的名字。」

鍾蘊華心中正感覺到高興，不過她羞得面紅，所以低垂粉臉，他一定誤會了自己，猜疑自己發怒了，所以她急急把頭抬起羞人答答的道：「文，你讓我這樣叫你嗎？你能讓我們做一個知己的朋友嗎？你能讓我們之間多些了解嗎？」

她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，充滿着期望，憐惜。有愛的成份嗎？他不覺一震，心內深處蘊藏着的情感要衝出來了。理智漸漸退弱了。這好像山洪將要汎濫，他本來築起的牆是甚為堅固，久經不變的，但可能病後體弱，情緒也受到影響，人在病中是需要安慰及關懷，情感特別容易顯露，所以司徒文也不能例外，前時如何堅強的理智，現在開始崩潰了，況且面對着這個美麗，柔情萬種的可人兒，能不溶化嗎？他不覺眼眶中噙着熱淚慢慢的說：「蘊華！」他伸出了震危危的手，握着她的柔荑。她也用力的緊握着他的手，兩人現在是盡在不言中，心有靈犀一點通了。

三 心有靈犀一點通

司徒文留院期間，鍾蘊華除了在醫院陪伴他外便忙個不了。她要為他的小屋重新修葺，重新佈置，把所有書籍弄乾淨。她沒有多少積蓄，但她得到各同事的支援，及取回以前一部份代人說項的外債，所以一切順利進行。她用自己的思考，用自己的設計，把這所小屋修理得更舒服更美觀。屋外還植了些玫瑰，丁香及杜鵑。週圍的籬笆種了數棵葡萄藤。

她雖然忙得也清瘦了，但她有一份喜悅的心情，她要等待他出院時得到驚喜，所以她一直保守着

高度秘密，亦不讓任何人把消息洩漏。

「蘊華，你清瘦了。我心很過意不去。你爲我花了很多寶貴的時間與精神。」司徒文愛憐的捧着她的玉手，感動得聲浪也抖了。

「文，只要你能回復以前的健康，我就是瘦了一點又有何重要呢？」

「蘊華，你天天忙着什麼，我是如何希望你能多陪伴我，以前我並不感覺寂寞，奇怪得很，自從養病期中，總是寂寞無聊，你來了便快樂，但總是不到一刻你又告辭了，丟下我一個人孤零零的，真不好過。」

鍾蘊華盡了她的溫柔，愛憐的安慰着他說：「文，你忍耐一下，我忙着全是學校的事情，你請了假，不是少了一個人工作嗎？人有了病就不要多說話，多休息，身體便更快痊癒的。乖乖的不要煩躁，你出院後，我會常常伴着你，令你快樂，令你得到安慰，令你永遠不感到孤單。聽見嗎！」

司徒文很久很久沒有異性柔情的撫慰，所以他很容易接受的，但他心中總是仍有疑惑，從前他也相信得很容易，結果他被打下了十八層地獄，受盡人間折磨，他下意識中不免挑起了他的警惕，她如此美麗，而且年青，她會有年輕小伙子追求她，或許她忙着去會她的情人，或許她只是付出一種憐憫他的所爲，因爲他病了，她只是盡一點互助的責任吧。或許她有甚麼其他想像不到的動機，無論如何，司徒文，你何必自作多情，你上半生還受不够嗎，到這一把年紀還要去自尋煩惱嗎？算了，不要再痴心，你過着我行我素的生活不是很寫意嗎？司徒文想到這裏，心內一冷，理智又漸漸恢復了不少，他抬眼望着柔情萬種的鍾蘊華好一陣道：「是的，我聽從你的話，安心休養好了。你也不要太奔波，不要忙壞了自己的身體。」

「司徒先生，恭喜你，你完全復原了，今天便可以出院，不過因為你腦部受震動過，以後不要喝酒；若然頭部有任何不適的話，千萬要回來檢驗，以免有後患而不知料理，多休息，不要受過份的刺激。」醫生作了最後的檢驗後，便簽了出院證。

「司徒文非常高興的握着醫生的手道：『今次真多謝你，不然的話，我已進入鬼門關了。我會記着你的話，我再一次多謝你及醫院裏的護士們。』」

醫生說：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你的復原是因為你有強健的體格，而且更有不屈不撓的精神，所以死神也打敗了一個回合，不過我想你若要感謝的話，的確有一個人是值得你去表達的。」

「他是誰呢？請你告訴我。」

「我想你也心知肚明吧。鍾小姐曾在你入院後的三天三夜，衣不解帶的侍候你，因為你在昏迷中，她又不放心放下你交給護士們，我們這裏又沒有特護，我想她除了每天睡數小時外全部時間都侍候在側，她太好，太偉大了。」

醫生走了，司徒文獨自一人坐在那裏發呆，心中想着：「蘊華，蘊華，你為什麼如此待我，我已經心如止水，我已經是一個中年人，我已經立志孤單地過一輩子，我已經發誓不再踏足情網，現在我再次被你的柔情所困，我今後的自由又再次失落了。我太孤僻、我太冷淡，我的心枯乾了，我是不會令你快樂的，你不會得到幸福的，告訴我，我一些好處都沒有，我是不值得你賞識的，但你這樣待我，我如何去還這一份情債，你給我的債太沉重了，恐怕將來我還不了的時候傷了你的心，會害了你，蘊華，你可否收回……」

司徒文不覺捧着頭在流淚，他的心矛盾到極點，他忽然覺得有些天旋地轉，那只是一煞那間便過